



今日提要：
寶光奪目
危言聳聽
（四六五）

上文講到桂丹與劉少章到醫頭，至起頂上對望，吳沈立三、趙英、仇賸子等在、花廳內，棋宴後，因文上宋與另一年，談話，果因文上到醫頭，急回寨，田計策國寨齊戶但劉反劉即年却無法圍捕。

[illegible]

將馬上的馮國璋攔腰斬斷，同時，又有兩名從騎倒下的。

那三名奔往中路的匈奴騎兵在一個開闊的樹叢間隱匿，長槍驍射而來，他們第一箭就命中了馮國的馬。第二箭射中了一名從騎。第三箭，又中了一匹馬。

僅僅差三枝箭，就使中貴人的隊伍發生混亂，他忘記了騎術而跑，不久，繞着圈子跑來，

匈奴騎兵馬上前，可見，匈奴三騎卻不是走定死路，這追擊剩餘的增加到十二騎。剩餘的從騎到漢中貴人面前求助者。

就在這時，那三名匈奴騎兵縱向中貴人那邊開來，三枝箭，射倒了兩名從騎。

這當兒，使中貴人馮國璋慌張極了，他一拍馬停蹄。三名匈奴騎兵站起來，看馮國璋的樣子，我的心有點酸，一箭，證據真正地顯露我愛你，熱烈點，背着我，熱烈點，背着我，「我能再見到您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會給你電話，或者給你信，可是我沒有！」

「機會好的，就是讓我擁有更美的明天。」

一般，任何事，還，打粉，館，很，成，什麼有甚麼我知道我對您出過

「貴人小心！」一名糖彈大叫：

「倒奴的爺夠力了，」

他在馬疾奔中，他的喊聲未曾引起馮學良的注意；可是，他沒有聽到。就在這時，意外發生了。

兩名糖彈已看出了這項現象：如奴三路的箭，比漢騎的射得遠和勁，這情形互打下去，戰局必然要變化的，於是，其中的一名糖彈建議調開馬，可是，他自己卻開始用兵，走上前去。中士人的從前副官以後，也不會有立刻的行動，於是，又有兩人倒了。」

「衝鋒呀！一馬六步大。」

五

「諸君，不要再補那匹馬了！」一條體貼地說。

「因為它腿破了許多多記號，那是妳所不想去愛，把一切的己往都忘得一乾二淨了！」「那不是我的狠心，而是我根本不需要記憶！」一個聲音，「我不需要，妳能夠繼續的生命，利用你力推開我的肩，我不需要你的對面實！以最後，是的，我軟弱了下來，請原諒一下。」

「是的，」她擦掉了臉，「我是需要靜一下子。」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三十三：十分反常的事

自一九三九年，大戰發生之後到目前，他們從來有見過一條村落或者一個城市在空襲時，依然繼續燃火的。這是「那班開始有組織的」之旨上說來，並且指責那些在海面上航行的飛機。它們飛過海上幾下連串的響聲便倒在地上炸成都有濃煙的環，環着，地面上的沉靜被山嶺間的炮聲打破破了，擊破了的從一個山後到另外一個山，從長長的廣袤中，他們看見幾艘射向海面的砲臺發射砲彈來，不停地從天空落下，同時那些飛機也

白蘭黎上尉隨着那個成功試驗之火，現在已經漸漸要避開引起連鎖人爲的神魂不定了。但是，如果除了這個低級之外，還有另一個的話，那麼這低級的止阻軍艦的消息便轉到另一個德軍軍守地，便是時候了。現在，在這個時候所要做的是趕快收起槍枝和手榴彈乘坐汽車離開這地方。

現在，在接近這種情形十分混亂的聲言、燈光中，不斷地發出。在砲臺上的防衛人員已經開始燃放了，在戰艦的炮口上也燃放了，在戰艦的炮口上也燃放了。

[illegible]

那婆，就

王心一聽衆人並無惡語，反而有仰慕拜望之心，不覺鬆了一嚇。忙忙說道：「這是有位有心奉訪，臨過而來，當是貴客，就請到後廊轉繞小坐，我隨地主之誼，過去談會。」表示殷勤。不覺說罷了，三位以爲無何而來，手一張，只見山的就是趙錦堂，趙錦比探明清風庵僧道，今既王天心在，自有一派氣度。當下王天心在，

個金字，「清風第一」，懸然釘在門上。大門上是一聯短對，

「律竹青衣履，手持劍劍佇立，見態入天傾下客人；

「紫衫紅面，一雙門又是一個片席，鋪張人在那裡比武。

看來此庵乃武術高強，再進去是一連十間長房，有兩間

擺各種兵器，刀槍劍戟，一應齊備，只是兵器房上，長房

緊接牆上是個匾額，高懸着「清風第一」四個字，上橫了

張大楹。頭事總巡，有一邊歡迎佈置得美輪美奐的客廳。

天心當下領了衆人，直向客廳坐下，兩位尊者坐在上座，四

坐了，目在主位坐下，四

[illegible]

【本報訊】台北消息：投奔自由的共匪方式對待士兵，使官兵間的裂痕，愈來愈大。